

大家創作書系

飛向世界

黃慶雲 著

飛向世界

黃慶雲 著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飛向世界

作者

黃慶雲

出版者

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

九龍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C座七樓三室

E-mail : kfrman617@netvigator.com

印刷

博藝坊工作室

九龍新蒲崗六合街九號中溪工業大廈7字樓C室

電話：3568 5527 圖文傳真：3012 2694

2013年9月初版

發行

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浦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大廈三樓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ISBN 978-988-12448-1-9

長河浪花

——《飛向世界》序

林曼叔

黃慶雲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老作家，今年九十有三了，是中國新文學史上重要的跨世紀作家，也是香港女性文學的先驅之一。打從四十年代她在香港創辦《新兒童》，我們叫她「雲姐姐」，現在我們叫她「雲姨姨」了，然而她並不老，她依然才思敏捷，依然健筆如飛，依然執筆不輟，這是我們自愧不如的。她有七十多年的寫作歷史，而從未間歇，在中國作家中也沒有多少人有這樣的記錄。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一本《飛向世界》就是近年的收穫。

我認識雲姨，是在2010年。那一年我提名雲姨為香港藝術發展局最佳藝術家獎，得到大家的認同，榮獲這一獎項，實至名歸。大約三年前，我邀請雲姨為《文學評論》撰稿，想不到她立即應承，令我喜出望外，特為她開設一個專欄《往事如雲》。雲姨執筆勤謹，從未脫稿，收這本集子的一

些文章就是在敝刊發表的。她那種敬業樂業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後輩學習的。

更想不到的是，雲姨握管剛健有力，一點也不像是九十歲的老人所寫的字，寫在四百字稿紙上的蠅頭小字，一點一劃，工整分明，力度適勁，實在難得。但願雲姨老當益壯，能以她如椽之筆繼續寫下去，這是香港文學之福，也是中國文學之福。

大凡一個作家有他豐富的人生，才會產生豐富的作品。雲姨一生的經歷告訴我們，從抗日戰爭，到國內戰爭，從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大半世紀以來風雲激盪，經過幾許時代風浪，多少世事蒼桑。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曹雪芹語），雲姨有她深刻的人生體驗，有她說不盡的動人故事，為我們寫下這許多優異的篇章。

雲姨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家，她總是懷著一顆純真的童心，去講述她的故事。記得秦牧先生在他的《藝海拾貝》說過：「讀一些卓越作家的直抒胸臆之作，我常常有一種奇特的感受。覺得：他們有時像是哲人，有時像是小孩，思想家的銳利和童稚的純真互相交織著，形成一種能夠緊緊攫住人心的藝術風格。」當你閱讀雲姨的作品，也會有這樣的感覺。雲姨的筆總是為孩子而寫的，她首先希望她的小讀者能讀懂她的文字，成年讀者自然更能體味其中的意蘊。

收集在這本集的文字，有的是她旅遊的記錄，有的是文壇的掌故，有的對朋友的懷念，無不體現了雲姨的滿懷深情。雖然無驚濤拍岸之磅礴，卻有長河浪花的風采，別有情

趣，細膩動人。正如閻純德在《黃慶雲評傳》所說：「黃慶雲先生是我們愛戴的長者，她不僅給與了千百萬少年兒童太多太多的自然的、社會的、科學的真與善與美，同樣也給了我們無盡的文學享受。」當你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一樣有深切的感受。

2013年6月6日

目 錄

林曼叔 長河浪花
——《飛向世界》序

第 1 輯 天涯何處無芳草

- 003 綠肥花頰
005 飛向世界
013 世界作家的一次重要會議
018 西方的微笑與東方的婚禮
023 里昂的神秘和里昂的追求
028 女性藝術形象的魅力
034 看雪抒懷
036 在白族人家裡作客
042 兩個化蝶的傳說
049 我愛蒼山雲
054 漁女獻寶

- 056 富士山頭
- 059 彩雲出現的地方
- 063 魔幻之城
——訪問墨西哥隨感
- 074 世界公園：瑞士
- 080 別出心裁的博物館
- 087 天馬行空的姑娘
- 093 我為甚麼寫《我的文化大革命》
- 098 玩下去還是玩完便算
- 102 憶《新兒童》的朋友們
- 116 生命之樹常綠
——二十年後的覆信
- 120 六十歲的情書
- 123 婚姻流水賬

第2輯 獻給不滅的星星

- 135 開在星星上的花朵
- 141 玫瑰的風骨
- 148 落華生悄悄播下的種子

- 154 | 新波其人其事
- 157 | 偶像和粉絲的靈犀
——豐子愷先生與我
- 161 | 悼秋耘
- 167 | 何紫的摯愛
- 174 | 秦牧·我的摯友
- 177 | 周錕鳴的《浮沉》
- 184 | 周錕鳴的一生
- 189 | 李鐵夫充滿奇跡的一生
- 192 | 蕭殷：文學評論家的風範
- 195 | 悼念師姐浦漫汀
- 198 | 天上人間
——給阿寶
- 201 | 一個承諾
——陳實與黃新波的一個秘密
- 第3輯 論文
- 209 | 魯迅與兒童文學
- 224 | 民族詩人屈翁山

第 1 輯

天涯何處無芳草

綠肥花頌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田間漫步，他問我：「你說，甚麼花最美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綠肥花，就是種在田畦上的紫雲英和苕子。」

我們一生中，看過了多少的奇花佳卉，有儀態萬千、豔冠群芳的牡丹；有姹紫嫣紅、佔盡春光的紅杏；有一塵不染、亭亭玉立的蓮花；有傲雪迎春的寒梅，有清香飄逸的茉莉……他們享受著種在園中、供在瓶裡、插在鬢旁，送到最親愛的人的手上，寫在激動人心的詩句裡的厚遇。千古以來，花就是這樣受盡人們的寵愛的。人們還把最使人難堪，最不相稱的配偶稱做鮮花插在牛糞上，以表示兩者之間，有著天淵之別。而現在竟有這麼一種花，它的命運卻是注定要跟糞土在一起的，豈不是一件十分不可思議的事！但是，在我的心目中，這「糞土添花」比起那「錦上添花」，意義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啊！

你以為這都是粗枝大葉的花麼？不！你到田野上看看吧。從遠處看她們像天上降下來的一片彩霞，走近一看，那

紫雲英的花像染了彩色的小星星，那苕子的花像一群展翅欲飛的天堂小鳥，都是藝術女神精雕細刻的傑作。她們每一朵花都是由許多小花朵排列在一起而成的，就連她們的葉子也一點不平凡。紫雲英的葉子像排列著的天星，而苕子的葉子卻像開了屏的孔雀羽毛。這些花既不能用「一枝獨秀」去形容，也不是只靠綠葉去扶持，而是紅花細葉，互相輝映。如果把她們來比擬人，那麼，這些花便是「敢將十指誇工巧，不把雙眉鬥畫長」的格調極高的勞動人民的風流女兒。她們生長在淡寒的深秋，熬過了凜冽的嚴冬，一旦春意萌動，便舒展開繁花綠葉，把田野上的青春點燃起來。等到布谷鳥歌聲過了，秧苗長高了，春風吹拂，犁頭開動，便是她們自焚於這青春的火焰裡，玉碎於糞土中的時候。開時如火，逝時如火，除了作為留種的之外，誰也不會看見她們凋殘的顏色，因為她們總是在盛花之期，就把青春獻給大地的。

我一向很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句話。可是，對於紫雲英和苕子來說，我能說她們是死去麼？不！她們是不會死的！當她們化成肥料的時候，她們的新的生命又在開始。再等幾個月，稻子揚花，香飄壟畝，便是她們花開二度的季節，當稻穀成熟，出頭響起了收割機軋軋鳴聲的時候，妳還會聽到她們在高唱豐收之歌，這是在生活著的人最愛聽的旋律，因為這是生命的旋律。用自己的一生來譜寫生命力的旋律的紫雲英和苕子，她們的生命力也是永遠沒完結，永遠留在人間的！

飛向世界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了！」這是一位老作家在我們臨行前說的。可是，言重了！不必扯到那麼遠，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文學的浪花，早已融匯在世界文學的長河裡，輕翻漫湧了。就拿筆會的代表來說，巴金和葉君健不但早年在外國用外文寫作和出版，這幾年，巴金的六本小說，又在巴黎人的心上打開了東方之窗。朱子奇、杜宣、畢朔望也是多年來從事對外的文化交流的。走出世界云乎哉！

可是，畢竟中國的三個筆會中心——中國筆會中心、中國上海筆會中心、中國廣州筆會中心都是最近才加入國際筆會這個世界性的文學團體的，而今年又是它的六十週年鑽石大慶，法國政府還為它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如此隆重，都是空前的。這才使那位老作家那麼語重心長。好，那我就從飛向世界開始吧。

九月十五日，我們坐上了從北京開往巴黎的飛機。三十多年前，我從法國回到中國，坐的是英國的輪船。船走一程，月亮就繞著地球走了一個月。而現在一樣的航程，卻才

到地球自轉一天的三份之二，十六小時而已。何況，坐的又是紅星閃閃的中國民航機，一上飛機，我的思想也長上翅膀了。

飛上青天，摘星辰，攬明月，這是古往今來，多少詩人墨客的遐想。「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東坡的詞句，讀起來還是那麼蕩氣迴腸。可是，今天這個飛行著的瓊樓玉宇，不但有著空調設備，還有電影、電視可看，廣播音樂可聽，賽似神仙的千里眼、順風耳，這又是詩人想像所不及的了。

更使詩人想像不到的，是天空的長夜吧。由於地球的自轉關係，巴黎和北京的時差是六小時。因此，在飛機上首先渡過的是多了六小時的漫漫長夜，可是，誰又能在這長夜中漠然入睡呢？

飛機在下午八時五十分離開北京，升上高空，長安街的輝煌燈火就給雲層掩蓋了。可那是中秋過後的月明之夜，外頭還是一片漆黑，下面的白雲隱約可見，它們仿如碧海中泛濫的萬里雲濤，偶然有那麼頑皮不受約束的幾朵小浪花，撲向飛機，又飄然逝去。機行是那麼平隱，聲音是那麼節奏均衡，使人感到不是翔行在天空，而是像船一樣航行在雲海裡。

腕上的手錶指著北京時間十二點了。下望是一片白雪皚皚的一脈青山，環抱著一團團似星還似非星的燈火。我問乘務員已出了國境沒有？她告訴我那是天山。我的心頓時隨著那些閃爍不定的星星之火跳動起來了。我想，那是綠洲上的

村落或是蒙古包裡的燈光麼？在下面也有許多像我一樣跳躍的心嗎？古代人望著天星猜想人的命運，如今，我卻要從地上的燈火想像那活躍著的生命。雪蓮花如果不曾睡著，也會托微風來告訴每朵燈火的故事吧。又一個夢想著乘風歸去的女詞人李易安的兩句詞閃過我的腦子裡：「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所。」可現在到了天上，我卻要「聞地語」，那才是使人可歌可泣的語言。祖國大地，我的母親，你多遠卻又多近啊！親愛的人們，你們聽到你們頭上那顆跳躍著的心嗎？

手錶又走了一周，十二時，是北京的正午。此時，機外正是日月爭輝，月亮漸漸溶入那透明的藍天，而太陽卻從東方噴薄而出，把機下面的雲海染紅，朵朵白雲都成為熊熊的烈焰了。可能，在人間各地，有人攀上山之巔，登臨水之涯去觀看日出吧。等吧，等吧，太陽是屬於大家的！

一時四十分，我們降落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的時候，正是巴黎七時四十分的早晨。這時，不是我們飛向界，而是世界向我們飛來了。

飛躍而來的是巴黎的花花世界。三十多年前我路過這裡時，巴黎既窮困，又飢餓。黑壓壓的人眾排隊買配給的麵包，灰蒙蒙的香榭麗舍大道黯淡無色。現在，巴黎的面貌煥然一新了。它的繁榮膨脹得一個巴黎都裝不下。摩天大樓高聳天空，層層樓之間還有通行的馬路，地鐵伸長了，精心設計的地下隧道把巴黎地下裝成一個不夜之城，一個巴黎細胞，就要分裂為兩個了。

你要尋找世界藝術之宮巴黎麼？盧浮宮依然屹立，蒙娜

麗莎用她的永恆的微笑傲視一切，巴黎公社的紅旗一樣深染著人的記憶。可是，新建的工廠車間式的蓬皮杜中心的現代藝術又吸引著萬千遊客，塞納河畔的巨型的超現實的雕塑闖進街頭，有聲，有色，甚至旋轉不停的向傳統藝術挑戰，宣佈了一切飛向現代化。

到凱旋門那裡去吧。當年建立這個廣場的拿破侖留下了他的功勳和破滅了的幻想。而今，它的名字已是戴高樂廣場了。同是，把歐洲統一起來的理想，想用武力來實現它的給武力打敗了。而後來，以政治力量和經濟手段使歐洲建成了共同體的是戴高樂將軍。他使得滿目瘡痍的病夫法國成為歐洲的一個經濟強人。她的經濟名列世界的第四、五位。力量就是來自反霸，來自自力更生。我不是一個經濟學者。可是，法國的經濟發展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反霸和自力更生都不能靠著單槍匹馬的，也一樣要飛向世界，讓世界向你靠攏過來。如今，凱旋門前巴黎不夜，車群如飛，香榭麗舍大道上仕女們春風得意，衣着入時，連飾櫥中的模特都黯然失色。五洲四海，五顏六色的人，日新月異的貨物似乎都要到來裝點這個世界城市。巴黎，你繼承著二千年人類文明的歷史，你把威風凜凜的皇帝送上斷頭台，你迸發過人類取消階級壓迫的第一線曙光，你在世界上升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你到底要飛往何處去呢？

從巴黎，我們又飛向里昂開會了。這也是像飛一樣，坐著世界上最高速的火車，每小時二百六十公里，還要向每小時四百公里進軍哩。飛著的東西，總是不肯停留的。